

巴斯人的宗教

巴斯墳場的祈禱殿以麻石建造

巴斯人是香港一個少數族群，他們信奉羅雅亞斯德教，在中國古代稱為祆教，而一般人稱之為「拜火教」，因為他們每次崇拜都燃點火盆。但事實上他們並非拜火，而是用火作為祈禱的媒介。

拜火教徒相信「阿胡拉·馬茲達」是唯一之神，宇宙（包括火、水、土、空氣）由祂所創。此神沒有形象，但有強大力量，故教徒以火作為其象徵。火是能量的來源，代表光明，又是最純淨的自然元素，因此特別受到尊崇。

巴斯族群一直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留許多古老習俗。隨著他們遷

離故土，要迎合異地社會的準則，有些風俗不得不改變。譬如過去教徒死後進行天葬，遺體放在特定地方讓鷹啄食，以免玷污神聖的大自然。在港逝世的教徒已改為下葬墓園，但不會火葬。

巴斯墳場內有一座祈禱殿，內分兩室，供祭司舉行葬禮儀式。準備下葬的遺體先以水潔淨，穿上白色衣服後移放殿內的石桌上。在醫學不倡明的年代，為確認某人已死，教徒會尋找一頭有靈性的犬，帶到遺體前，如果牠掉頭而走，便知那人氣絕，可以下葬。今天雖由醫生確認死亡，但葬禮中依舊會牽狗入內，再把牠帶走。

儀式完結後，遺體由六人抬到墓園埋葬。教徒認為逝者會招引邪靈到來，所以送殯人士要保護自己，除了點火和唸經外，還需兩人一組以白線或手帕連繫，加強抵禦能力。

孔網與ABE

孔網高得多，這尤其表現在外文書的買賣上。孔網語種複雜，英日韓貴為當今的大語種，一些所謂鑽石級的外文書外賣店，還談個子丑寅卯；但曾經的大語種今日已淪為小語種的俄語，有時連是何種語言賣者也懵然不知，祇好乾脆寫上外語書三個字，購者自行判斷好了，標出的價格因而差距極大。日前我看見一家書店出售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第一卷，這種零本平時能賣個五十塊就算不錯，店主竟異想天開地標出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的天價，此無他，適足自暴其無識耳。洋人的書店從業者多為世襲，經過一代代耳濡目染的面授庭訓，識見自是不凡；孔網從業員的文化背景我沒作過調查，大抵半途出家，庶可斷言。

我願意用上月在ABE買一冊書的經過作為例子來說明問題。我買的書書名叫《為詩而生活——茨維塔耶娃的抒情詩日誌》。書價連郵費四十一美元，不大便宜，說實在的，下指令前我已考慮再三，猶豫不決的結果是擱擱了不少時間。下指令後，還是那老一套程序，因為已下了決心，我也沒怎麼多理會。

兩天後，書店來一電郵，說取書時不慎把書掉在地下，以致在封面留下了一道摺痕，他們願意減去十元作為抵償，我也可以撤銷訂單。考慮到這部書整個ABE就那麼幾本，而它對我的茨氏研究很重要，還是買吧。書到手中時，我急忙打開郵件，那一道摺痕，其實小得幾乎看不見。英國人（我「光顧」的是英國書店）一絲不苟的商業道德和專業水平，給我上了有益的一課。孔網的同仁們，對此不知有什麼感受？

虛實對比的提梁壺

宋代文豪蘇東坡謂「松風竹爐，提壺相呼」。明代正德、萬曆以後，與宋代煮茶方法大異，興起使用江蘇宜興紫砂壺泡茶。蘇東坡所提的壺，乃盛水置於竹爐上，用以煮茶的水壺；當然不同於明、清及近代的紫砂提梁壺。

紫砂提梁壺變化多，造型各盡其妙。像附圖「東坡式」刻銘提梁壺，製於一九二四年，手捏燒製者為滄生，刻銘者為企陶。那時盛行樹枝式提梁壺。筆者所藏裴石民所製的一把，亦屬此類，但風格迥異。

最使人觀賞後印象深刻的，是萬曆年間製壺名家時大彬燒造的提梁壺（刻印《天香閣》），藏於南京博物院。壺體素面無紋，但泥質勻淨光潤，造型穩重渾樸，手法簡練精巧。好幾位紫砂壺專家（如顧景舟、張守智和徐秀棠等）皆認為此壺造型、線條、火候、技藝與質感皆屬上乘，能夠藉壺肩上架起的提梁增加壺體上部空間，彼此形成虛實對比，弧形構圖富美感，不失整體諧謔，變得高雅而有氣勢，嚴謹卻顯剛挺，線條明快剛健兼備，可說是紫砂提梁壺之極品。此外，「煮白石、泛綠雲」的嘉慶陳曼生銘提梁壺和清代范占手製的梅樁形提梁壺，均令人難忘。

「世界人口日」意義重大

每年的七月十一日被定為「世界人口日」。宣傳世界人口日不僅僅是要人們注重和關心全球人口急速膨脹的問題，它的意義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要喚起人類對生命質量的關注。

話說二十四年前的七月十一日，地球上第五十億個人，出生在當時的南斯拉夫。當然這統計排序不像海洋公園或迪士尼樂園賣出了多少門票可精確地確認，祇是根據世界上多項人口統計推斷出來的，僅具象徵性。

然而，這一象徵性意義非同小可，從此以後，地球上的人可以自豪地宣稱，人類的數目已經突破了五十億大關！

由於自此以後，各國保健、特別是生殖健康水準的提高比預期的要快，更多的夫婦選擇了少生孩子，使全球人口生育率趨向穩定，其下降的速度也比預期的快。

因而世界人口日的主題已先後轉向減少性病、愛滋病的蔓延速度，以減少人口死亡率、拯救婦女生命，關注婦女健康和教育、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社會老齡化問題、關注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男性也要參與孕產婦保健等。

既然男女老少都囊括在人口問題中，故近年的主題成為「每個人都很重要」，「每個人都有貢獻」，今年主題雖在討論中，但似乎又轉向青年人的提議居多。

殺陣

為了刺殺殘暴的藩主，十二亡命武士（加一深山野人）力敵二百多名衛士，把他們困在小鎮一條街道，殺個人仰馬翻，日月無光，同歸於盡。日本影壇怪傑三池崇史的古作《十三刺客》，這段「大殺陣」重頭戲，歷時五十多分鐘，佔全片一半長度，相信開創了日本「時代劇」打鬥場面最長時間之紀錄。

雖則如此，《十三刺客》在威尼斯影展放映，反應未如理想。事實上日本的古裝武士打鬥片，一如美國的槍戰西部片，已經屬於完全過時的電影類型，引不起大家的興趣，祇有我輩「老餅」影迷才肯觀看。沒錯，挺懷舊的，一邊看，一邊回味少年時的觀影歲月。

上世紀整個六十年代，日本古裝武俠片在香港大行其道，武士浪人忍者大門法，尤其決鬥場面，風吹草動，山雨欲來，氣氛肅殺，一刀劈出，血如噴泉，帶給時人極大的感官刺激。其時港產武俠片仍停滯於舞台表演式打鬥，龍虎武師一出場，翻幾個筋斗，搖頭擺腦，戲得令人失笑。

其時名家如黑澤明、稻垣浩、三隅研次等，都把打鬥場面拍得很出色，他們深信「劍道就是人道」的哲學，所以鄭重其事，聘用劍道大師出任「殺陣師」（劍術指導）或動作顧問。最精彩的當然是「大殺陣」場面，多人集體打鬥，刀來劍往，不可拍得人頭湧湧，亂七八糟，而要劍走龍蛇，斬殺得層次分明，看得觀眾眉飛色舞，亦使香港影人為之汗顏，急起直追，此乃後話也。

第一汽車大國

中國終於達到汽車產量和銷量世界第一的目標，成功晉身汽車大國了。我們聽到這消息應該如何反應，到底是喜是憂呢？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樣，對消息欣喜擔憂參半。

感覺欣喜，是因為晉身汽車大國會經不少中國人的夢。出生於五十年代或更早的中國人，都經歷過貧窮落後的生活，當時中國有識之士的目標，最多是全民溫飽，即費孝通所說的「不餓不寒的小康水準」。鄧小平倡議改革開放，目標也祇是全國達到小康水平。自駕汽車是富裕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像今天一樣，汽車在全國範圍內都漸普及，國產小汽車的定價僅人民幣幾萬塊，一般中等收入都買得起。夢想成真，步向富裕社會，是很多老一輩不敢想像的。

汽車製造業是工業先進的表現，依靠複雜技術才能製造引擎，車身使用大量高質鋼鐵，靠強大的煉鋼工業的支持。汽車普及化的先決條件，是需要大量鋼筋水泥來興建道路，尤其是貫穿全國的超級公路。汽車行駛會耗費大量燃油，要自己開採煉煉或大規模進口，耗用外匯。這種種發展都是工業發展的成果。汽車普及，也令很多人擔心浪費資源，每家擁有一到兩部汽車，實際使用率偏低，製造汽車的鋼材便浪費掉了。私人汽車普及，公共交通滯後，城市道路擠塞，消耗燃油更多，空氣污染之餘，也造成更大浪費，這都令人擔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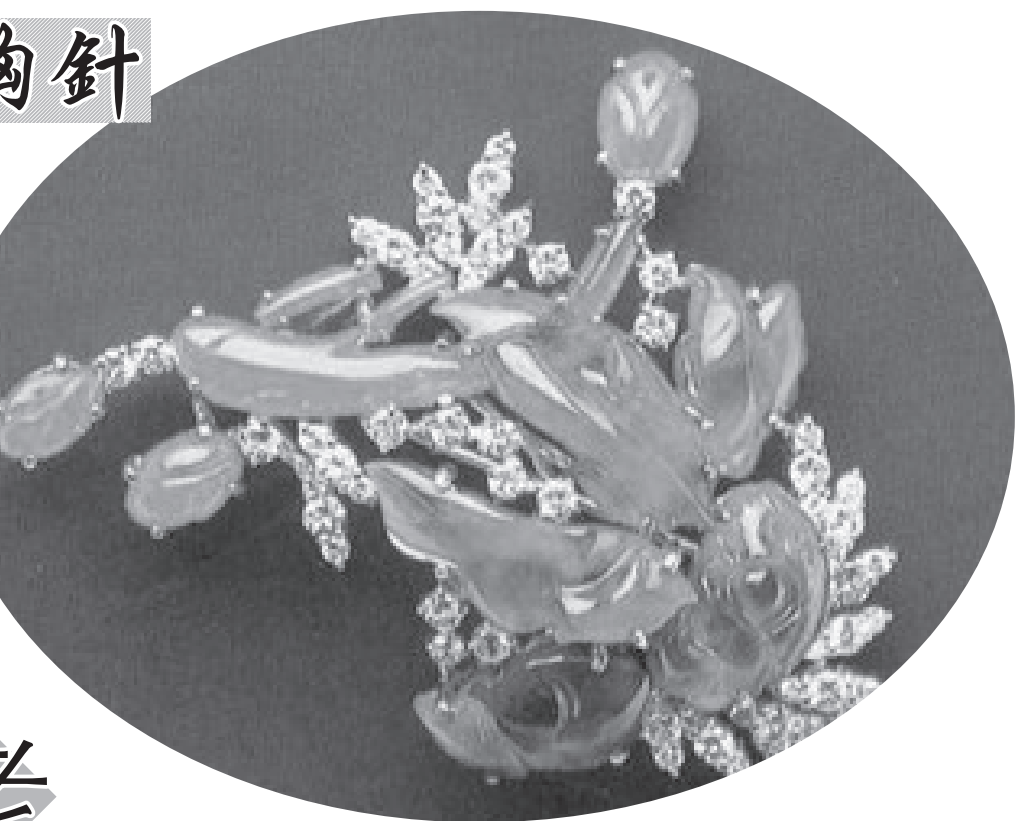
真假翠玉鑽石胸針

一些翠玉鑽石胸針高貴亮麗，吸引不少女性。例如附圖的艷綠「玻璃種」翠玉胸針，雖然由小顆翠玉件配合小顆鑽石設計而成，但二者質素上乘，皆屬真玉真鑽，故價格甚高；縱使保值作用遠不及「蛋面」老坑「玻璃種」翠玉指環和金艷綠「玻璃種」塔珠項鍊，卻不失為有特色的上等首飾。

不過，購買這類高價首飾，應有國際認可的鑑定證書（由及格執業寶石鑑定師簽發），最好光顧信譽好的商號或大拍賣行；因為坊間除了充斥入水水晶膠B玉和染色C貨外，還有很多魚目混珠的假貨。

早幾年前，曾有友人妻子購買大同小異翠玉配鑽石胸針，表面上閃閃生輝，十分耀目；後來才發覺原來那些並非真翠玉，也非真鑽石，而是人造翠玉和合成鑽石，價值極低。

人造翠玉乃應用先進科學技術製成，把細微結晶體放進洗砂缸，置於爐中，加熱至攝氏一千二百度，再經進一步治煉與化學淨化處理，使晶體塊不斷結聚；其原理是模仿天然翠玉形成過程。合成鑽石（ZIRCON）透明無色似鑽石，亦屬人造；但比重、折射率及摩氏硬度均與真鑽石有差異。



氣質不老

七月一日中午，友人夫婦來約茶敘。兩家人，還有三個少女一起聊天。女多男少，話題都集中在女生這邊。座上有三朵含苞待放的鮮花，於是，話鋒一轉，轉到怎樣才是漂亮？如何看美人？什麼美最要緊？

朋友說：少女皮膚美特別重要，皮膚疙疙瘩瘩就難看了。她在提醒這幾個青春期的少女，要好好保護皮膚，注意清潔，不要讓臉蛋成為青春痘痘的溫床。我說，皮膚漂亮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是氣質。我的朋友愣了一下，點頭說：「說得對，氣質是不會老的。」這話當然是想到中年以上的女人了，包括我和她。

我說，什麼氣質最劣？一是俗，二是「cheap」。一個滿身俗氣的女人，五官再漂亮，皮膚像剝殼雞蛋，始終美不起來。「cheap」一字更加貶意。很難說明。我舉一個例子——香港寸土寸金樓價高漲，常常見到房屋經紀帶客人看房。有一次在電梯內，看到一名打扮妖嬈性感的經紀，在向一名老伯兜售。她一面向阿伯拋媚眼，一邊將身體挨過去，越挨越近，老伯退無可退，表情尷尬。為了錢，也不惜電梯內有其他人，就這樣明目張膽，真是「cheap」得噁心。

女兒說，有的阿婆幾十歲了，還很好看，好比緬甸的昂山素姬。是的，六十六歲的昂山素姬氣質就是好。氣質是不老的，像醇酒。

兩地吹風會

看電視新聞，記者會場景令人訝異，會場內的講台背景，竟然大字標明：專題吹風會。

這「吹風會」，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門邀請各國使節，簡介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週年講話的重點。令我這個港人奇怪之處在於，為何「吹風會」這個看似不太正規的詞，竟會被用在如此重要的場合？

在港人的印象中，「吹風會」的講法有特定的含義，從港英政府時代直到特區政府，部門諮詢或推行新政之前，多會從非正式途徑「放風」，向媒體簡報背景資料。這種「吹風會」與一般記者會大有分別，一般不能具名報道，不能錄音錄影，而且邀請對象「親疏有別」，多是新聞部門頭目，與會人士數量少，形式較輕鬆，甚至鼓勵意見交流。

在香港傳媒的語境裡，不少人會認為港式「吹風會」略帶負面，「吹風」，顧名思義，「一風吹」，吹過了就無影無蹤，代表官員不想負責論責任，不想在記者會面對質疑，也有「探聽風聲」的意思，一般被視為權術運用，誘導輿論的手法。所以政府會用「簡報會」這字眼，英文是「briefing」，絕不直接言明「吹風會」，更不會在公開場合說「我吹風」。

內地黨政機關重視訊息發放，還是近十年來的事，我猜想「吹風會」的用法極有可能從外地移植過來。有趣的是，「吹風會」在內地，卻變成具正面、開放的含義，語言的演化的，始料不及。

飛躍青春

一九九六年四月，山邊社歸入新雅旗下，大家都是從事青少年出版事業的，一個合理的匯合。

匯合之初，山邊社有短期的沉寂。一九九八年，黃虹堅的《少年中篇小說《十三歲的深秋》》出版，受到少年讀者熱烈歡迎，榮獲「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榜首。又獲得冰心圖書獎、台灣現代兒童文學獎。從此山邊社的「飛躍青春系列」大展拳腳。如今已出書約五十種。

「飛躍青春系列」以高小及初中生為對象，寫他們在家庭、學校、感情上的困擾，十分貼心。也包括一些偵探、獵奇、幻想類的書。

作家除資格較老的宋詒端、黃虹堅、孫慈玲、阮海棠之外，有中生的君比、韋姬、馬翠蘿，新人利倚恩、桃默，第三代的麥曉帆等等。

君比、韋姬、馬翠蘿、宋詒端、黃虹堅、麥曉帆等人更一次又一次在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讀、冰心圖書獎、文學雙年獎等獲獎，君比、馬翠蘿多次獲選為最受歡迎作家，馬翠蘿、麥曉帆兩母子不止一次同場領獎，成為佳話。

山邊社的繼續向前發展，何紫於地下當感安慰。盼望受到少年讀者歡迎的作家朋友們，寫出更有深度、對少年讀者更具影響力的作品。

現代葬儀

人都會死，後人會把遺體處理掉。雖已無知覺，但怎麼處理，牽涉到尊嚴和個人理念。

譬如：皮囊要經過許多人手處理過程：驗屍，放冷藏櫃，運送，穿壽衣，化妝。這一切都不由自主，亦無可奈何，讓陌路人隨意擺弄我的身體。對他們來說，我祇是一具不認識的某人遺體，不必尊重。另外，就是這樣的處理是否環保。葬在土下，浪費寶貴的土地，尤其香港這個密地方。已離世，何必跟活人爭地皮？還要耗用昂貴木料，甚至加上陪葬品。至於火葬，也是污染環境的玩意。

當年納粹德國日以繼夜地焚燒集中營裡的屍體，那些骨灰一直飄浮在空中，老是灰雲蔽日，因為灰太多了。以前東柏林的焚化爐品質不佳，骨灰一邊燒，一邊就跑到空中，西柏林那邊的人洗衣服床單後，越曬越髒，也是因為空中的灰塵之故。

最近有人發明溶解法，將遺體經由鹼性水處理掉。放進一個密封的管子裡。管內有水、鹼液和蒸汽，加熱到三百度，三個小時後，裡面祇剩下骨頭碎屑和兩百加侖的水，正好可以做有機肥料，廢物利用，循環再造，快動作塵歸塵，土歸土，符合現代環保理念。

如果認為覺得此法無情，那是因它處理太迅速了，但埋在土下他慢慢腐爛不是無情嗎？火化法，最初也覺得無情，如今已是普遍。

從前生人不應壽死地，今日死人不應壽生地。生前活得尊嚴，受人尊重，已經不枉。現代葬儀觀念應該是：以最快捷有尊嚴方法使遺體回歸大自然，盡量不經人手，迅速消失，面容笑貌永遠活在人心中就夠。